

倘
湖
樵
書

尚湖樵書初編卷之四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精誠之至

君子國君子營

鐘異

一言成敗

瞽目復明

瞳珠復生

再世爲姻

兵

待秀才之異禮

凡物之能人言

士有蟲名

禽名

醫術之奇

金玉銅錢能飛

風力

鬼能進疏告狀

物有異飛

將威將度

草木靈異

雌雄不相離

亭名

地動日食

蛙鳴之異

爲將奢貪

精誠之至

烈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
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背裂血出
濺虎虎不敢動 索隱云豫讓後見獲于趙襄子讓
曰今日之事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
讐之意則雖死不恨襄子大義之使人持衣與讓讓
拔劍三躍而擊之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
亡 水經注云漢世河決金隄涿郡王尊自益州刺
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決壞尊躬

率吏民投沉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填堤
廬居其上吏民皆走尊立不動而水波隨足而止公
私壯其勇節 謝承後漢書汝南陳茂嘗爲交趾別
駕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呵罵水神
風卽息 又云吳郡王閔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閔
拔劍砍水罵伍胥風濤得息而濟 水經注云樓蘭
王不恭於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
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爲王更名
其國爲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恐爲前王子

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頗遺將屯田積粟令得
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之敦煌索勣字彥義有才畧
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
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
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隄勣厲聲曰王
尊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虔沱不流水德神明古
今一也勣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謹叫
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廻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
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 漢永平十八年耿

恭以戊巳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疎勒城
傍澗有水可固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
絕澗水恭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
竿馬汁飲之恭仰天嘆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
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再拜爲吏士禱
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爲
神遂引去 搜神記云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先有
大查當江損行舟若祀祭之浮查可見不祭者輒沒
暗覆舟祚造大斧數十明日往伐之其夕洶洶然波

浪震驚浮查遂移去不爲江中之患郡人立碑以頌
祥之德 孫盛逸士傳云河內丁蘭少喪考妣不及
供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其
後隣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報木人木人
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辱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
還見木人色不悅乃問其妻妻具以告之卽奮劍殺
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墮淚郡縣
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圖其像于雲臺 樂善錄云蔡
順以孝聞母死未葬適里中火災順伏棺號哭火乃

越燒他室古初父喪未葬隣家失火初匍匐上以
身扞火火爲之滅廉范其父死于蜀范迎父喪歸葭
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棺浮沉人釣求得之療救僅
免三人一念爲親雖蹈水赴火猶不爲害信孝德之
感通神明也 夏孝先廬墓野火燎山孝先繞墓號
哭羣鳥濡羽沃之火滅 余丙結廬殯次野火延及
殯廬丙與子慈按身伏棺欲與俱焚忽暴雨火滅父
子無恙 晉東陽許孜從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易
詩書禮孝經論語冲亡孜爲制服三年二親歿推毀

骨立杖而後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悲
號禽鳥翔集手植松栢旦五六里時有鹿犯栽松致
長號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詰旦忽見鹿爲猛獸搏
死于所犯松下致悵惋瘞之猛獸復至致前自撲而
死致益嘆息又取猛獸埋之自是林木滋茂無犯者
積二十年立宅墓次朝夕奉亡如存元康中郡察孝
廉不起卒年八十餘邑人號其居曰孝順里 宋書
謝述字景先衛軍長史純之弟劉毅鎮江陵純爲南
平相及王鎮惡襲殺毅純聞變馳還入府左右欲引

車外解純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遂入週害述時甫
弱冠隨在江陵及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
舫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
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耶述號泣
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
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
獲免咸以爲精誠所感武帝聞而嘉之 獨異志云
張巡守寧陵事急心孤每戰喊一聲卽雁數行飛逆
唐書王駿奉敕將并州兵濟河討突厥駿間行卷

甲舍幕趺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于神曰竣事君不以忠爲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衆無與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雪霽駿遂自東道追及叛胡獲三千級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行軍大總管名勝志云程鄉縣有松源溪源自汀杭來過此爲蓬棘灘濤浪洶險聲聞數里一名曬甲溪昔韓京帥師平寇至此舟誤中石鎧甲盡沉京怒期次日擊石鎧甲盡浮水上故名北史周王思政漢王允後孝武入關思政策畜魏後雖被遇文帝而非相府

之舊每不自安帝一日大會諸將樛蒲爲樂出綾錦
千段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決賭曰先得盧者卽與
之諸將遍擲次至思政乃飲客跪曰王思政羈旅歸
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圖報知己若此念頗
實願擲卽爲盧若中懷不誠神靈亦當明之便當殺
身以謝所奉言訖卽拔佩刀橫膝上時諸將驚愕帝
正欲手掣止之而一擲已盧矣遂拜受賜朝寄更漢
宋史陳希亮提舉河北會河溢魚池壅且決希亮
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盧子所當決吏民涕泣

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 又杜常
以龍圖學士知河陽軍會河大決將潰掃勢危甚常
親護役徙處掃上尋潰水溢至常坐而止 晉江傳
自得性至孝以奉母故仕宦未嘗出閩中知漳州時
官舍有池亭日奉母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
母甚愛之一日飛去母不樂數日自得與其室共禱
于神明日復奉母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比自得去
乃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

宋孝宗
時人

閩書松溪縣葉孜妻陳氏年二十二孜故獨遺一子

及週矢志鞠之隆慶六年火東隣西舍俱燼陳號泣
曰天乎未亡人及此孤兒安能勝舅姑兩柩兩柩燼
者未亡人命畢之日也火及前廊天爲返風乃免

又福州府連江縣倪神保幼失父母與妻林共禱于
天求得木一本兩枝者刻二親像奉侍遂入石芹山
求之見二木相對拜祝曰果可刻吾親像木當自動
者三祝畢木果三動卽取歸刻之旣成夫婦謹奉溫
清告面一如事生里人嘉其孝誠白有司旌獎之

元樂清林甲乙母亡家貧不能美觀以薄棺殮數日

屍腐流液淋漓穢聞于外甲乙以器承其液捧之仰
天痛哭曰此吾親之遺也何狠戾若是哉盡舉飲之
流液遂止穢氣亦息人稱其孝感 又永嘉王泰幼
失怙恃鞠于伯父丁未兵大至執伯父求財不得將
殺之泰時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給兵曰兒知瘞物
所伯父得釋遁去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涕泣告曰兒
實無所知但願以身代伯父死耳兵怒斬之仆地而
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其喉未殊遂捧其
首合于頸適有修船油灰取以塗其瘡滴水口中稍

稍能嚙至暮昇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風冷然過頸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兒甚孝且不當死卽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然若冰雪痛遂止凡八月其瘡始合而頭竟偏 湧幢小品云黃岡杜傑父僉事子鳴客死于滇扶服萬里將柩而歸值暑灑灑大如馬瞿塘不可下公撫棺而哭頭搶地顙天驚濤忽減須臾舟行抵岸長年三老相顧且駭且喜徵孝子精誠昭格不及此授長寧知縣採木腐山中一切馭以信義諸酋長咸爲盡力水涸木不行

露禱于天比曉諸溪澗不雨而溢石激之跳沫丈許
水沿流無所阻觀者謹爲神 明海鹽顧薇年十八

母李死哀慟頓絕良久乃蘇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潛
刻一木肖母像事之如生出入必涕泣以告一日呼
號不已木母忽作聲呼其名家人聞之 仰山陸錄
云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也常卜日葬其父霖
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羣畢雨如初
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溪切夜夢母告以塋所鄰
翁韓重者亦夢焉卽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止中一

齒如漆復嚙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附父墳其誠感
如此人呼丁孝子 唐餘紀傳云太平縣聶氏早歿
女與母居一日隨母入山採薪母爲虎攫去踣踞方
食女持柴刀自虎後躍登其背用手按連割其頸同
焦見者呼噪助砍之虎奮擲不得脫竟自闕死女拾
歸告隣里共收母屍時女方十三歲人皆異之 南
史齊晉安王子懋武帝第七子年七歲時母阮淑媛
常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器
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娘

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花更鮮
紅視毘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 又南海王子
罕武帝第十一子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
心母常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爲燈續照夜
此續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
又匡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
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卽蘇 又魯
康祚扶風人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
捧癰大悲泣母卽覺小寬因此漸愈 又王虛之十

三喪父二十三喪母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
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
果尋愈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
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 又蕭淑明母病風積年沉
臥淑明晝夜祈禱時寒淑明下淚爲之冰如筋額上
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
夫人病淑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
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平服于時秣陵朱緒
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獻奉

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
欲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
心中介介然卽利血明日而死獻明聞之大悲慟不
食積日間緒尸在何處將手自戮之旣而曰汗吾刃
乃止 又蕭嬌妻半字淑緯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
血母常有疾淑緯于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
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今泄氣在家西南求白石鎮
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又天監中宣城宛

陵女子與母同床眠母爲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拏猛

獸行數里獸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郡縣表上詔榜其門 五代史徐溫姦詐多疑而善用兵使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因笞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因令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謂信還邇陰縱全播言信將有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歛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

六子皆赤溫慚自以卮酒飲信 搜神記新興劉殷
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事
曾祖母王氏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
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
是食之七歲方盡及王氏卒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
柩在殯而西隣失火風勢甚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
遂滅後有二白鳩來巢其庭樹 續耳談汪存欽東
關人事父極孝嘗隨父商舟歸宿邑之汝灘天未明
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飯冒雨雪追四

十里始及父果遇虎山隴存立告天曰願虎傷已毋
傷吾父虎不動蓋存孝所感云

君子國君子營

君子者士君子之美稱也乃或以名其國或以名其
城或以名其營或以名其地亦各有景慕其名之意
焉獨異志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爲猿鶴君子爲
鶴小人爲猿又述異記云穆王南征其君子化爲猿
鶴小人化爲莎鷄 史記越王勾踐發習流二千人
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左傳楚沈
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 博物志云君子國人衣冠
帶劍食獸使兩文虎在旁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

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
爲君子國 修真錄云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大狗一
名胎譽女仙與族雪道君各以玉花鍊成上藥以相
饋遺 外國圖曰君子之國多木槿之花人民食之
後漢書東槩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故有君子不死
之國焉 開元中新羅國王數入朝二十五年承慶
襲王詔邢璣持節往曰新羅號君子國知詩書卿宜
演經誼使知大國之盛請禮記并雜文章以往 十
六國春秋云永嘉三年劉淵授石勒安東大將軍勒

衆十餘萬集衣冠文物別爲君子營 晉載記石勒
每破一州簡別衣冠號君子城泊平幽州擢裴憲荀
綽等還襄國經此今訛爲子城 晉書成帝初劉超
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
衆宿衛號君子營 劉超自義興太守拜中書侍郎
有君子六千人爲中軍 水經注云漢桓帝十三年
西幸榆中東行代道洛陽大賈齋金貨隨帝後行夜
迷失道往投津長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
子尋求父喪發塚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

與之津長不受事聞于帝曰君子也卽名其津爲君

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里 山堂肆考云君子

泉在黃州府治北宋通判孟震享有賢德時稱君子

庭中有泉蘇東坡因題爲君子泉黃庭堅詩云雲夢

澤邊君子泉水無名字托人賢 巴州有君子泉在

朝陽岩其泉自巖石中流清冽無比上鐫有君子泉

三字 名勝志云惠州府長寧縣有君子山在縣北

一里岡巒端正故名 又云蘧伯玉墓在衛城今汲

縣西又西北三十里之君子村爲瑗故宅 隨州東

南七十里。有君子山。山下居民忠厚。故名。又有君

子山。在陝西眉縣。又麻城縣石鼓山頂有君子崑

昔傳有隱君子。是之石孟石。曰見存遂昌縣君子山

縣南十五里。二山相望。秀麗堪掬。故有大君子小君

子之稱。然縣治前乃城山也。亦名君子山。閩順昌

縣亦有君子峯。高特端重。故名。延平志勝云。將樂

縣君子峯。巖谷幽邃。常爲雲氣冥濛。疑有龍居之名。

龍居洞。元湯逢元文行修潔。時稱君子。常築室隱居

于此。邑人遂名山曰君子峯。江右寧都縣亦有君子

峯在縣北二十里形如卓筆與濠山對 登州有金
泉在君子洲上 輿地紀勝云君子亭在漳州府治
後始于朱夫子仲晦名以復軒軒之後爲月臺臺後
爲隱室其象圓以茅覆之後郡守趙汝璫卽舊址爲
亭扁曰君子亭 戴嵩詩接樾稱交讓連樹名君子
江總詩連楹君子樹對幌女貞枝 宋史張齊賢傳
東師敗績于君子館未詳何地 一統志台州有君
子堂在靜鎮堂前宋畢士安來守真宗常有君子人
之稱後人因以名堂又玉山縣有君子亭以宋直龍

圖閣趙陽字又若常居此以名 君子嶺在桂陽縣

東北有仙人池凡縣官到任之日此嶺明朗則爲顯
達之占 泰寧縣西南有君子峯山勢高聳蒼翠可

愛 登州有金沙泉在君子洲上 風俗通云風或

清明來久長不搖樹木枝葉離地二三丈者此有龍
德在于下風或清明不及二三尺者此君子之風也
燕喜亭記君子之池虛以鐘其美盈以出其惡

王烈義行稱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或至途而返有
盜者不辭刑罰但不使王彥方知之號所居曰君子

里 國初洪武時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子弟舍人衛居武官子弟

鐘異

金爲八音之領袖聚銅而鑄之爲鐘取精多而用物
宏朝廷命司漏者昏旦擊之以覺寐而振聾宜其靈
怪之所聚也然不能盡載姑取其搜覽之所及者列
之余行之說顧云富陽縣治臨江其下有鐘焉恒殷
殷有聲前後令募人出之不能得後吾邑方柳溪舟
以部郎謫知其縣募善沒者入水以大繩繫其紐卽
岸設木架爲軸使有力者數人力挽之頃刻而出視
其上有鐫字四云道人方舟因命以鐘懸于城門樓

上今尚存 鄭胄師衛區云長山城南有樓洪鐘懸
數十年叩之無聲萬曆間廬陵張文龍爲令訐而嘆
之遂設奠誅以文而卜遷之文曰惟神職司宣布功
懋晨昏本自秉氣于西清其可受制于南嶽致兩位
不相得而聲氣難求使萬民失所瞻而聾聵勿啓爰
茲改卜期爾發靈謝彼離異之鄉此性不滅奠厥庚
辛之宅其道彌昌大叩大鳴起聲聞于天下曰宣曰
暢快久鬱之人心爲爾銘功鑒予申祝誅訖遷鐘于
城西樓臺凡七十日有小兒相搏戲誤擊鐘唇有聲

自此大鳴邑人異之 江西通志云興國縣大乘寺
銅鐘唐末鑄紹興初一夕忽失之未幾有客言此者
文渾漁者得一鐘鬻于天寶寺扣之無聲僧詣天寶
寺物色得之贖之不許乃約曰扣之而鳴則寺中物
也天寶寺僧屢扣無聲大乘寺僧一扣卽鳴遂載以
歸至今尚存 危縣志正統十二年七月河決東昌
大水中吼吼有聲聞數十里知縣鄭鐸往視乃二大
鐘相擊而鳴以牲祀之其一住而不流挽出上書永
安四年造金號也懸之文殊寺中晨昏聲聞四十里

正德辛未流賊攻城鐘聲聞百里大爲神異 成化
間大鐘二盞淮水中聲竝竝勢欲躍起總兵陳統卽
平江伯祭之一鐘遂止今懸于朝宗門樓聲聞百里
其一止泗上 雋區又載贛州田村玆真寺相傳有
十八儒生數強出來寺寓宿次早不知所往但案上
有手寫經十八部墨色烏金光紙溫厚非近時物寺
僧異而藏之後寺火經不復存正德間有官舫夜泊
滁潭潭水光徹乃令漁師下撿于巨鐘下得磚十八
以視之金也詰旦視之則經也微有火痕了無水暈

顓人言此必契真寺飛來物詢寺僧云聞先代經燬
于火乃殿左大鐘未有銘化之跡是經與鐘並飛出
火宅中也 脩園云江陰縣廣福寺今名觀音寺屢
廢于火復建于嘉靖年中寺既成無鐘僧將募鐵鑄
造一日黃田開口居民忽見江面上有二巨鐘浮來
怒濤濺激聲聞數里鐘上各棲一鸛鵲連呼曰觀音
寺裏鐘觀音寺裏鐘如此者數聲遠近駭聽卽取其
一送至寺中其一振聲如故復從上流隱隱浮去不
知所之 道教靈驗記云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有

銅鐘因袁晁亂後失其所在有墨書青田字人或記焉其後溫州島嶼山水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遠有人忽見水中有物如半鐘形側露水上舟近卽覆以物觸之便沉水中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晴霽亦時一見州寺僧結彩舫具幡花致齋迎之或道場經懺而請稍得見之尋又沉去道門亦備香火迎之見而不得清溪道士時有與迎鐘者于衆中稽首祝之曰此州觀寺皆自有鐘惟清溪觀無鐘多年極是闕事遠地不辦香花丹心而已鐘若有靈願泝流自

往某旬日卽歸于觀前溪中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
十餘日道士歸青田鐘已在觀前潭中焚香迎之汎
汎就岸重千餘斤數人挽拽懸挂若百許斤爾自後
時亦飛去旬日却廻今以大鎖繫之不復去矣其上
墨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滅井邑老人詳認其
字乃觀中舊鐘也 湧幢小品云大名府有譙鐘相
傳魏大武時所鑄守清正則鐘聲洪亮否則不揚前
守惡之棄于通衢鐘因半裂嘉靖中樂護爲守適歲
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爲咎請復之樂曰有是哉祭而

懸之扣之不揚意甚不悅忽夢大衆喧于鐘所既再扣之聲果洪亮其裂處尋亦平滿更擁起一脊民益異之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爲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尹朱同芳不聽水果大至漂沒田廬同芳堅不聽水亦尋涸及孫重光尹蕭父老懇請重光遂止之乃爲文以祭鐘曰鼓焉以鐘晨昏之軌民有訛言金能利水爲民父母從此而已禦患無德隨俗可耻鐘兮尚鑒于此比重光去王璽臣繼之復撞鐘其家病禍相沿懼而復止 胡梅林取各寺觀銅鐘製大將軍

擊倭殆無孑遺惟桐廬縣城東一鐘有蟒蛇蟠其上
軍士懼不敢動再取再如之乃止土人云其鐘聲聞
五十里 炎徼記聞云廣西崇善縣有飛來鐘相傳
自交趾思琅州飛來者指揮沈希儀遣舍人劉達往
相之欲槌取其銅以造軍器未至鐘數百步仆地死
福州名勝志云福安縣雙巖文殊寺舊有大鐘黃
巢過此欲取以烹牛鐘忽飛入龍潭後潭漸塞復飛
入六印江每遇晦明隨波出沒鏗然有聲宋咸平三
年衆競迎不動惟雙巖寺僧以錫杖挑入寺中 慎

蒙名山記云祁陽縣白鶴觀唐末有鐘數百斤一夕雷雨忽吼躍入江中後有客野宿昭潭夢一道流曰吾祁陽白鶴觀道士欲歸久矣幸附後載客諾之遲明解纜忽有鐘臥水次有文祁陽白鶴觀鐘乃載以歸之 五行志陝州黃河有銅鐘在水中央水大恒自浮出每朔望晦明之日鳴聲悲亮

一言成敗

唐詩記事云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爲遼東道管記
勣令別將赴平壤糧不及期萬頃作離合詩密報勣
勣曰軍機切遽何以詩爲欲斬之言狀乃免勣令作
文檄高麗其語有不知守鴨渚之險莫離支報云謹
聞命矣遂移兵鴨渚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嶺外遇
赦還爲北門學士 會昌解頤錄云紹興甲寅乙卯
間劉麟導金人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
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營上不能用而金人已偵知

之矣已而韓世忠得金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
西水以灌吾軍書到明日金人卽退師當時但知却
敵之功而不知九齡之力蓋陰庇之也 晁氏客語
云頴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狄人餽一言而全人
之社稷晏子一言而齊爲之省刑

瞽目復明

晉史云盛彥有至性母王氏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
流涕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母既疾久婢
使數見笞撻之伺彥偶他適輒取蟬蟪炙飴之母
食以爲美疑是異物彥見抱母慟哭幾絕母忽豁然
從此目疾遂愈 菽園雜記云當塗民邵某事母孝
母病瞽目每傭歸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邵出其妻
得蟬蟪蟲數枚炙以奉姑姑云所親佳餽也姑食而
美乃留二三啖其子子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目

忽開如平時邵欲逐其妻母曰非婦毒我我目當再
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邵留之終身 輟耕錄云越

楓橋里丁孝子名祥母雙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
訖卽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
復明至治年間憲司上其事于朝表其閭曰孝子之
門又江南別錄彭里者世爲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
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舜爲父瞽叟舐目
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
孝行所感沛梁蘭陵段吉甫名天祐其母夫人劉雙

日久失明醫弗能愈先生中鄉舉一目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一目又如之傳曰立身揚名以顯于後世孝之至也 七修類稿云餘杭朱暹父故與弟昌事母至孝家雖素貧凡母所欲必多方以悅之一日母病失明求醫莫治則與弟晨起盥漱視天含水舐之月餘母目漸爽而二婦三孫亦因以舐逾年復明 南史云宋齊間永興觀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女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背血出小妹舐其血左目卽開時人稱爲孝感 樂善錄云

宋李虛已母喪明醫者謂浮翳泊睛舌砥干日勿藥
自痊虛已砥睛二年母睛復明真宗知其事立召之
俾日陪侍 宋章炳文搜神秘覽云元豐二年相州
安陽縣民段化目疾失明其子簡在屢求醫不驗一
夕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
之目立見光明既寐手中果得藥簡在卽左腕搥骨
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 南史齊鄱陽
王蕭恢有至性嘗以孝愈母疾後恢病日久廢視瞻
道人慧龍者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見聖僧下

針鋒然開朗咸謂精誠所格 南史宋初吳郡人陳

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常帶一囊每
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
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
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卽明

北周書張元有祖喪明三年元憂泣晝夜禮佛求
福偶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語遂延七師然七燈
七日七夜轉藥師經每行道必額祝口天人師乎元
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日見明元

求代閻既七日其夜夢一老人以金針治其祖目願
謂元曰勿憂悲三日汝祖目復明也元于夢中喜躍
卽驚覺徧告其家人居三日而祖目果復舊 一統
志云廣東電白人陳燾瞽目十年紹興間母死將塋
燾欲送柩至壙人咸止之燾曰母生我鞠我今親入
土寧以疾辭而不送乎登途方二里雙目忽開人皆
異之 紀畧云四川新都楊春父政貢入太學爲貴
州永寧州吏目卒于官春尚幼隨母護三喪歸會苗
寇亂間道逆旅區城內外如在堂室登成化辛未進

士時長子廷和已先一科登戊辰進士矣授檢討春
欲迎母就養不得乃以侍親歸母日久昵爲之復明
至戊申授行人陞提學致仕年八十餘卒按春母素
嚴重少不悅輒加箠楚春安受之惟恐意拂妻葉卒
遂不復娶廷和旣入相訓之加重邑賊不問守臣欲
爲愼建坊春辭曰與其光寵一舉子盍移之修城以
庇萬衆乎城完流賊適至旁近州縣趨避保聚者數
萬人蓋楊氏三世七子十孫四登進士五舉鄉貢兩
承蔭錄皆春所及見也 閩書晉江韋起宗生而孤

母蔡寡居守志起宗每遇縉紳先生長跪哀告求文旌母欲聞母節于朝家貧假貲圖之三十餘年垂成矣爲忌者所沮涕泣痛恨雙目俱盲又十餘年乃得聞朝目盲復開母死爲土星墓傍廬之三年更念幼孤缺于喪紀重追服父又以三年廬父之墓近墓松蟲大生楸櫟食盡起宗抱樹而號墓前後樹皆不被蟲一日雨甚聞有號廬外者出視廬遽圯起宗得無恙鄉人以其里舊名會通特改名曰節孝去之三十年所居火四隣皆火而起宗母綽髻如故萬曆中旌

門 又甌寧縣陳榮少失怙事母至孝母目失明晝
夜扶持每夕叩天似聞有人語曰舌紙可愈榮如其
言一旦復明時母年九十矣後母忽卒二日心尚微
溫乃以藥灌入鼻至夜復甦年九十四永樂丙申建
大水二子俱髫髻入水中抵福之螺洲遇衝逢岸隣
家被火及其廬數四輒返風人謂孝感 予族伯來
士賢萬曆己卯應天鄉試中式來士賓萬曆癸酉浙
江鄉試中式兩人爲其祖母兄弟其祖母兩月久不見
物己卯榜後子孫繼繼累忽有見曰列拜之中其願

長而漸變多髯者何人也曰此乃孫名士賢者也蓋
其先未有髯而後多髯前未見而今見故云然自是
服遂月 天中記僞蜀拔山軍李李夢旗被敵擒歸
岐陽老母悲泣因替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
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卽晴如故
淮安志淮安衛人王紘年七十久喪雙目丁丑年暑
夜納涼仰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兩目瞭然其人心
出明潔人或不能償其債則焚券約此亦天報矣

瞳珠復生

瞽目復明則緣瞳珠爲翳膜所遮非醫生刀鍼鉗磨可治而或以精誠舌餽或值胸次悅豫因之撥雲霧而見青天理容有之矣若夫瞳珠旣失欲如合浦之珠去而復回其可得哉彞堅志云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遍禱山川祠廟不應遣臨安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世音于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潘法慧者默禱于佛乞焚右目以施卽取鐵彈投諸火煨令通紅置眼中燃香其上

香燄纔起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閻境霑足法慧眼卽
枯溪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願旣諧殊自喜也後二
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隔珠拒不許二僧在旁曰
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旣覺不曉所謂至七月
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通齋白衣女亦至在
前引導法慧問何人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川
蔚然百果皆熟紛紛而墜慧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
清涼非常日比又俯首欲拾聞女子忽回面擲一彈
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叫而寤枯脰內已有物若鷺眼

瞻視如初。漸大復舊。

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於

悟六六送還之兆。

徐仲光奇報記云。濟寧南關之

紙坊街。有文昌閣。閣圯。改闢帝廟。視舊址縮十之四。

廟後有清真寺禮拜所。所謂回子教門中者。崇禎癸

未春。諸生王道新等。以廟貌庳隘。議擴而新之。復其

故址。回子中有楊生花者。素暴。欲侵廟址。以益其寺。

糾黨數百。毀垣攬木。誣訟中丞黃公所。下郡覈理。郡

心直諸生而難衆回子。模稜具覆。工竟輟。有陳生益

修者憤甚。爭于黃公。得允。建如故。生花事急。以重賄

中益修不許。復托一廣文求購以他宅易址。又不許。生花大憾。冬十月。軟衆罷市。以數百人。截益修于天井。開得之。殘其肢體。髡其髭髮。刀刻其雙目。棒之以灰。曳過其家。肆掠焉。舉城如沸。益修垂絕。家人昇至榻上。莫知所出。夜半。忽如夢中醒。見有綠繡丈夫。手卮酒飲之。曰。得此可活。益修強咽。喉間喀喀有聲。宗人駭視。綵繡者忽不見。隨溺血盈盎。胸腹稍適。次夜復見一人。唐巾翠衫。飄若仙子。排闥入。趣益修起。曰。吾療子。手扶頂後。甚楚。曰。勿驚。腦中血瘀。必出之。

雙目孔忽噴血如注而頭間痛漸止次夜又見一老
姬至以杏李數枚啖之味極澁又以羊眼豆剖授之
捧接之次二睛欲然而墮姬趨益修吸之未幾張目
視物忽漸有光久則雙睛盈實還炯如故生花開益
修不死又復有目亦震懾因友釋怨益修亦不較明
年甲申京師破生花偕其侄樸乘亂狂逞爲衆襲殺
亦剗其目而益修以乙酉秋中山東鄉試出闈之夕
夢關壯繆告曰爾與尚謙皆陞名賢書矣已而果然
尚謙益修侄初最與同聲義者也冬臘月十三日益

修晨起有青衣叩門投書爲五言八皆隱語詞曰東
畔方生耳草頭八皿全一夕三人臥門內隱八天老
翁成羽化黑犬右人率耳邊絲亂墜禾斗永相連益
修未解沉吟次青衣忽失丙戌益修聯第有解前句
者東畔生耳陳也草頭八皿益也一夕三人修也門
內八天關也老翁羽化公也黑犬右人默也又禡也
耳邊絲墮聯也禾斗相連科也合之爲陳益修關公
默禡聯科九字而同時與生花角若王道新侄宏亦
同登是科甲榜尤云益修後謁選後得貴池令歷

官監司 耳談萬曆間京師有陰與姦婦期奔尚慮
其夫在因跡夫所往誘至僻地縛之樹杓其項以死
仍爪出其目睛逡巡趨向婦所大愉而其夫已先歸
蓋有白髯翁治之納其睛還目而舒其項使活因語
其婦故婦亦感悔喊衆聞官抵罪此事固先于陳公
益修者矣 西域記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
習定之所並樹封記建窠堵波昔此國羣盜五百橫
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一作波斯匿王捕獲已決去其眼
棄于深林羣盜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

舍聞悲聲起慈心清風和塵吹雪山藥滿其眼已赤
復得明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棄
杖而去因植根焉夫神物幻異先儒所不道然陳公
益修剎珠復生其事確然法慧僧于都會之地禱雨
感格上穹則又共見共聞非恍惚相傳者比也若得
眼林之說似可存而不論顧以二事較之不可謂盡
無矣 名賢記云嘉善人鄒吳母年七十因夫昶故
哀慟喪明吳延醫治之不愈朝夕泣禱于天漱水飯
之而母兩目中各重生一瞳復明如故

再世爲姻

獨異志云唐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終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爲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于崔氏或多省前生之身後產一男而卒江西通志云梁氏臨川人歸王氏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必死若後娶必我告頃之夫婦俱被掠有千戶強使婦從已婦給曰夫在情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從之約夫行遠卽拒罵奮搏乃被殺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佞因告故妻夜夢妻云

我死後生某氏家後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
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同云 郭象輅車志云丹
陽牙校靳瑤與其妻偕謁揚州后土祠妻遽心痛輿
歸卽死郡人素傳有五通神依祠爲祟瑤哀憤旣飲
火化卽具羊酒詣城隍祠禱訟翌日經后土祠忽見
其妻曰感君挂念之恩且有憾焉君旣訟于神神俾
我還旣被焚乃無所依城南有茅君者有道術試往
求焉萬一再生如言訪得茅生方教授村童瑤拜再
四具陳其故茅初笑曰此何等事而告我拒之甚力

瑤懇益勤茅良久命姑以事狀來瑤探懷出狀茅卽
書几取筆速書數十字類隸草淡墨欹橫茫不可曉
語瑤曰持此北去十里所有林木神祠扣扉當有應
者瑤如言至則林茂陰翳廟邃深可畏有青衣童受
書而入俄頃復出斬竹一根囑曰騎此但閉目東行
當有所覩瑤跨竹去如駛馬時竊開目則竹止不行
所向皆荆棘復閉目則又迅馳久之忽自止開目見
華居若王侯第有人引瑤入詣東廡下小門令入覩
之有婦女百數而其妻在焉語瑤曰感君之力今冥

官許借體還生城東有朱氏女年十八九某日當死
我竟殺其體而再生然彼身則朱氏女君往求婚冥
數如此必可再合卽送瑤出門亦隨閉迴視殿堂皆
神佛塑像所乘竹故在復跨之冥目覺去愈疾如行
三里所若馬蹶墮地乃在城濠側矣至其日訪城東
朱氏聞其女病甚午後聞哭聲甚哀移頃哭聲遽止
則女復甦矣其女神識不復如舊至不識其父母兄
弟但時問靳瑤何在再訪茅君則室已虛矣因托媒
氏通意父母聞瑤之名已駭愕遽入謂女曰靳瑤今

來議姻女曰此我夫也自此口不言靳瑤其家竟以
歸之他日瑤從容詢其故妻前事皆惜然不省云

又李通判者一女既笄未得佳婿一日有陳察推者
通謁與李有舊叙話甚款因言近喪偶且及期言及
感歎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不
自勝李女自青瑣窺之竊謂侍婢曰是人篤于情義
如此決非輕薄者得爲之配幸矣因再三詢其姓氏
每言輒及之陳時年逾強仕黑瘠而多髯容狀塵垢
素好學能詩妙書札李喜之每嘆曰使其年貌稍稱

吾女亦足婿矣女聞之竊謂傅姆曰女之托身惟擇所歸年之長少貌之美醜豈論也哉由是家人皆議女意媒議他姻則默不樂父母怪之曰豈宿緣哉乃遣媒通約陳初固拒以年長非偶女聞輒憂憤不食父母固請乃委禽焉女喜甚成婚伉儷和鳴撫二女如已出朝夕屢言女已長婚對當及時不半載而嫁其長女傾貲奉之陳曰季女尚可二三年今無以備奩貲妻趣之尤力又數月亦受幣議遣嫁妻忽曰君昔貯金五十金于小罌中埋床下豈于已女而有吝

耶陳大驚曰汝何從知之但笑而不言蓋陳寔埋金
他人無知者因取用之不期年二女皆出適妻謂陳
曰吾責已塞今無餘事當置酒相賀乃與陳對飲極
量歡甚各大醉而寢翌日醒覺忽驚遽大叫曰此何
所也顧陳曰爾何人也陳大驚疑其心疾媵侍曰夫
人成親一年豈不省耶妻都不曉父母至撫慰之歷
言其本末妻大慟曰父母生女不爲擇配此人醜老
忍以我棄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夢覺前
事皆不知之陳亦悟埋金之事惟亡妻知之疑其繫

念二女而魂附李女以畢姻嫁也後竟化僑改醮果
哉 會昌解頤錄云劉立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
日泣謂立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笑笑爲托曰
他日笑笑長成望留之二三年其父楊卒及罷官寓
居長葛又十餘年矣縣令某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
先去舍趙長官庄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
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
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云女子與親
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

與趙耳語趙起人內問趙公嗟嘆之聲乃問立曰君
某年爲長葛尉娶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
荀乎曰然趙又嘆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筍入宅中見
一女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徐問
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寔
告曰女適看花忽若暴卒迄蘓自言前身乃公之妻
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歔歔久之須臾縣令亦至
衆客俱集趙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
亦有名官願與小娘子成隔生之好衆共成之于是

成婚而美美長于母三歲矣。孝子傳紀邁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來看。語曰。汝是我生。邁泣涕告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傭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衰心喪三年。趙令齋酒米往婚家。逢醉人打趙。悶倒。忽有一狗。直至銜邁衣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二醉人適共酌于草中。邁乃以檐殺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縣令宥之。遂誓不娶。後邁常寢。忽見一女言。

昨忽暴死天神矜憫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
母子至衛門外果見有送喪上牛車不肯動趙乃與
主人具叙說主人開柩女有氣息至晚便說因述始
末如趙所言遂爲夫婦趙卒邁絕復蘇者數四邁年
六十時嘗病幾死夢神曰君行至孝延曆將符百歲
果九十七而卒此亦再生爲婚而非前曾配合者乃
至孝所感然事亦異矣 沂州志云生員馬憲居城
西向城集妻高氏生一男一女後病故數年有流寓
人李天福生一女方四歲每日哭泣人問其故卽云

我生前係憲妻于某年月日病故遺下子女某某馬氏父子聞而往視之女牽衣而泣刺刺言生前事益悉併子女之乳名而呼之且云生前遺下金環一雙見藏宅內某處及啓視之果如所言馬具禮抱回以諸厭物與食遂不言前事撫養至十五歲仍成夫婦見生一女州里人咸稱之曰兩世婚姻

兵

劉後村云桓溫位窮將相權震人主而孟嘉但目以
老兵王文度爲桓溫長史桓爲兒求王女王許諾諮
父藍田卽王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因言之述大怒排

文度下賤曰兵那可嫁女與之晉書謝奕嘗過桓溫
溫起走遂引溫一老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
亦何所怪王尼護軍府養馬卒耳胡母輔之諸名士
持羊酒就馬廐下與尼飲不見護軍而去蓋兵而佳
士也士而不佳兵也古人位置人物如此 三國志

云先主爲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諭之而後受拜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恚諸葛亮謂曰張飛雖寔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以後人觀之黃忠亦一虎將而關公渺之曰老兵張飛開創先主之基業後二女俱聯爲後主之后而劉巴渺之曰兵子兩皆大將軍矣而不能免于兵之

日爲將者亦思其若何而可以免于兵之目哉 史
記張耳傳趙王武臣爲燕軍所獲囚于燕獄先後使
者往請輒爲燕所殺趙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
載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
以爲然乃歸趙王廝養卒御王以歸如此人而可以
廝養卒目之乎必不然矣 謝萬北征惟以嘯咏自
高未嘗撫將士謝公戒之曰汝爲元帥宜數集諸將
晏飲好言以悅其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
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恨 唐

太宗朝罷而舍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
曰大家與怒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
入院衣赭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聞主聖
則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帝悅

待秀才之異禮

夢谿筆談云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于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堦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遂昌雜錄云廉平章公希

憲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希憲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衣袖詩請見憲延入坐語稽經細史飲食勞苦如平

生歎既罷憲之弟希貢等請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
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公
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係天下輕
重劉整官雖尊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與之
無罪而羈囚之況今國家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
則儒風自此而衰熄矣 北夢瑣言云唐柳大夫玘
清直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詣東川庭叅
其豪黠元戎顧相彥朗堅却之亞台曰朝廷本用兄
責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

州有牟曆秀才者卽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
所業謁見亞台獎餉甚勤甥姓同行以爲牟子卷軸
不消見遇亞台曰巴蜀故多士豪傑起斯乃衙押之
子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卽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
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
由數事觀之可以知秀才之自處可以知爲民上者
待秀才之輕重矣 書傳正誤云晉書王祥年垂耳
順始舉秀才除溫令則秀才之舉行于西晉史記賈
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爲河南

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之則秀才之名著于

西漢

凡物之能人言者

風俗通云明帝起居注曰東巡泰山到滎陽有鳥飛
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鳥上告曰鳥啞啞引弓射
左腋陛下方萬歲臣爲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
壁畫爲鳥也 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
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
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
鳥鼓翼而鳴曰奈何 翰府名談云白龜年樂天子
也一日于嵩山東巖下遇李白曰吾與汝父皆仙矣

出素書一軸授之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
龜年一日過潞州二雀啾唧過太守庭守曰彼何言
龜年曰言城西人家有粟可共食之驗之果然 典
畧云魏尚字文仲高皇時爲大史曉鳥語 謝承後
漢書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
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
車粟 成子爲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輦
粟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 管輅聞有鳴
鵲來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

西家婦離婁侯不過日在虞泉之際告者至矣到時
果有西北五人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
我有嫌來殺我聳 幽明錄云晉司空栢豁在荆有
參軍剪五月五日鸚鵡舌教令學語司空大會吏佐
令悉效四座語無不絕似有生鸚鵡鼻語難學因頭向
甕中以效焉遂絕似主典人盜物鸚鵡竊白之參軍
銜而未發後白復盜牛肉參軍問其驗鸚鵡曰以荷
葉裹著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法後盜者以熱湯灌
殺之參軍爲之悲傷累日 杜陽雜編云建中二年

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于戴勝而紅嘴紺尾尾長下
身巧解人語其音清響聞于庭外數百步嘗爲玉屑
和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棲于金籠一日爲巨
鵬所搏而斃 酉陽雜俎云開元中有五色鸚鵡能

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嗔曰叱吒張燕公有表

賀稱爲時樂鳥

幽明錄云晉兖州刺史宋處宗嘗

買一長鳴鷄愛養甚至棲籠置窓間鷄遂作人語與

宗論極有立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禽

蟲述云宋高宗時鷄言于陳州

白洋國老鷄能呼

人姓名殺之則止 霏雪錄云友人某處僑言見二
雀啾啾鳴樹間久之雀飛鳴而過一雀忽飛去友
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
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高僧
傳云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漢桓帝時人聰
敏博學鳥獸之音無不綜達嘗行見羣燕忽謂伴曰
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 名勝志云唐武
德初有于藤州峽內灘邊得馴鵲者能言語歌舞獻
之內庭歲餘不語性而問之答曰身居南土生長禽

中父母異方故不敢言上憐之賜以金環而遣之歸
因以名灘曰金環灘 又云麗江軍民府麥宗生七
歲不學而識文字偶入玉龍山見石盎有水飲之遂
知禽鳥語一日羣鴉在林有一鴉南來哀鳴甚急羣
鴉從之哀鳴宗曰此雄者爲白沙里人所弋迹之果
然及長而百蠻諸方之書無不通曉元中統初子麥
良內附授以官立功加陞至元中良子尤襲職 朝
野紀畧云泰興劉機爲子矜時郡有鷹神乃一獵鷹
也一日飛止機宅以糞飼之偶不潔鷹攫其奴若懲

之者居數日呼機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當得八座
叅贊南京後果如鷹語云 稽神錄云海陵縣東居
人多以捕雁爲業恒養一雁去其六翮以爲媒一日
羣雁翹塞時雁媒忽人語謂主人曰我償爾錢足矣
因騰空去此人不復捕雁 北齊書張子信少以醫
術知名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
鵲鳴于庭樹闕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
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
喚必不得往雖勸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

言是夜琅琊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起
其妻苦留之稱墮馬腰折詰朝而難作

左傳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
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述異記云吳太皇時

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
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犬明年家人並死 輟畊

錄云元太祖提兵回回國與速不斛追至印度國鐵
門關侍衛見一獸高數百丈鹿形馬尾綠毛而角能
爲人言謂之曰此非帝世界汝主宜早還元主問耶

律楚材楚材曰此獸各角端旄星之精日行八萬里
能解異方之語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也宜宥此
數國元主卽日班師 闕史咸通初渤海僧隆多羅
見牝豕引諸豚而行咯咯有聲知其言云向前樹陰
中吃妳前果有大槐樹 五行志云晉惠帝大安中
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
夫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又牛人立而行騁卜之占者
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京房易傳曰牛能
言如其言占吉凶唐光啓元年河東有牛人言其家

殺而食之 隋書云隋文帝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
人行頭陀法于人家塲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請其所
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
負他一命言罷而去是時渭南又有人寄宿他舍夜
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
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曉
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
其言而得豕 晉永嘉五年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
天下人餓死于是果有五胡之亂天下飢荒 翰府

名談云白晝羈年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何言曰槽
中料熟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十餘頭後一羊
鞭之不動太守問羊不動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羔將
產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 廣異記云

魏元忠嘗呼蒼頭未應犬輒代呼之元忠曰此孝順
狗也乃能代我勞後亦無恙 張璠漢記云莎車王

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未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
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卽與兄弟
共殺莎車王 伽藍記云有劉胡者兄弟四人以屠

爲業永安年中胡殺猪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隣隣人
謂兄弟相毆鬪而來觀之乃猪也卽捨宅爲歸覺寺
合家入道 北夢瑣言左軍容使嚴遵美閹宦中仁
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旁有一猫一犬猫忽謂
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
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 五行志云魏齊王正
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周南
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
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出

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
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類楚
而死卽失衣冠取視具如常鼠益州耆舊傳秦仲
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聞者莫辨緯畧云廣漢
陽翁偉能聽鳥之音常乘蹇馬之野獸田間有放馬
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
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
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馬目竟眇李南乘赤馬
行道逢人白馬先鳴而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此馬

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右目盲者吾子也可告之快行
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
先鳴而盲者應之盲馬果白馬子北夢瑣言唐路
巖相移鎮渚宮升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
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吉凶影響錄馮乘虞蕩
夜獵見一大麀射之麀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
得一麀而入卽時蕩死菊坡叢話云駃蹄之獸自
能言語王者仁孝則來禹平水而至孫氏瑞應圖又
云駃蹄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禽獸決錄云羅

舍之鷄能言西周之犬能語

王明清投轄錄云有

駝坊使臣夜坐閤戶外偶語云舍人來日有萬里之

役無繇免此苦吾將奈何答云諫議願自寬行當免

耳使臣竊窺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旨差一駝載

軍衣入蜀遂死蜀中 金陵志云開寶七年金陵苑

圃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

今日汝等俱作鬼物苑圃荒涼焉能拘我明年宋師

渡江牧者俱死闕敵苑圃亦廢矣 西湖志餘云嘉

祐中沈遘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

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策相呼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日明日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日沈幾蚤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啊歎嘆衆潛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跡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嘆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舊朋乎耳談云嘉靖末予家因葬事家僮廷賚鳴鑼約諸人赴工虎自林中突出遽枕賚于股回視之且云爾殺我連叫者三良久賚云如某命當盡願速食我母久駭我爲虎復回視云汝殺我起身去予友

陳京其兄愚人也一夕微雨遇兄于邑北之萬頃鋪
時止持一傘虎當路咆哮欲噬者再陳畏卧無以爲
計因以所着油靴擊之有聲虎再三云好殺好殺一
躍而去又一人七月入山採樵遇虎時天暑止戴一
笠帽簷因取擲虎虎作聲云來來來遂啣帽簷去過
數日復至前所虎已張口死爲帽簷刺其唇不能合
也 詞林海錯云乾道時虎丘之鵲人言荆南之虎
人言夢澤之鹿人言晉安鼠能咏詩宣城劉成舟中
蟹呼佛

傅亮靈應錄台州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
著黃衣女子云我廁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
君聞螻蟻言否遂懷中取小盒子以指點少膏如口
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
得民明日一見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
聞相語云_奴右暖處旁有問云何故云其下有寶甚
寒住不得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後不復聞
云 酉陽雜俎云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
禪師于此建蘭若亭多古栢枝幹拂地一年中相如

花有異蜂聲如人吟咏禪師諦視之且體人也但有
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網取一焉置紗籠中意嗜桐
華採花置其旁終日集于一隅微聆吁嗟之聲忽有
數人翔集籠外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
輿者大小相稱積于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憚人僧密
聽之有曰孔昇翁爲君筮之不祥願記無有曰君已
除死籍又何懼焉又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
玕紙數十幅君可爲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人世
事終日而終禪師舉籠放之因視謝之次日有人長

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藕前曰我三清使者上
仙伯致意多謝指顧失所在

王明清云嘉祐末有人携一巨魚入京師能人言號
曰海多銜耀于市井間豪右左戚爭先快觀亦嘗同
至禁中由是纓頭賞賚所獲盈積自聲一詞云海多
風錯被漁人打住將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放
我歸去龍王傳語這裏思量爾千回萬度螭蟹最恹
惶鮎魚尤憂慮于李氏作場躍入池不復可獲是歲
黃河大決水入都門壞室數百家已而昭陵升遐

搜神記云彭蠡湖側李進勅常以販魚爲業一日販魚泊舟三山之浦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察之乃船內魚耳因悉放于江中後溯水諸魚被之而起又于荻叢中獲金二兩一白衣人曰此諸魚之報恩也言訖不見

述異記云東陽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逢大龜擔之未至家遇夜纜舟于岸見老桑呼龜曰元緒汝當死矣龜呼桑樹曰子明無苦也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濟我封曰諸葛恪明敏禍必及于子明日其人將龜

獻吳王命煮之三日三夜不死遂問諸葛恪恪曰此
龜有精須得多載老桑爲薪煮之立爛遂命取老桑
斫之爲薪旣燃卽爛 洞冥記云元封三年鄴過國
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匣廣一尺九
寸匣上路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
置于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測而問焉言無不中

西湖志餘云咸淳壬申七月有梢人泊舟西湖斷橋
下時暑熱臥于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
于沙際一日虜公至奈何一日買平章非仁者決不

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于橋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蓋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獨異志云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至半嶺大風雨雷電呼旁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無禮而天下亡不受天命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後崩于沙丘抱朴子云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述異記云合塗

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鷄犬皆使能言 治

世餘聞云引 治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

者如鸛鵬卵小者如鷄頭實能人言道長說短 左

傳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 天中記云馬均大巧

能削竹作人語時天下大旱人皆持酒與此竹人語

天下須臾雨也 晉書云諸葛長民家擣衣杵相與

語如人聲不可解未幾禍作 吳苑太原二年冬大

子橋下語 今茲寒不減堯崩之年 和莒有鳥鳴

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卷 列子云太古神聖

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

聲會而聚之調而受之同于人民

士而名之爲壘

唐咸通年間裘甫亂浙東除王式爲浙東觀察使往
平之劉晔說甫曰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
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
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定還修
石頭城而守之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說甫曰如劉副
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
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
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

未決後式所遣將屢破之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

劉黠謂甫曰婦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耶王輅等

數人在賊中皆衣綠黠悉收斬之曰亂吾謀者此青

蟲也 七修類藁云宋時嘲生員十七字詩曰聖上

臨壁雍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夫士而嘲之

爲蟲其辱甚矣然人爲羸蟲之長況士業詩書得則

爲龍之飛失則爲蠖之屈古人詩云譬如蠹魚蟲生

死文字間其況之于蟲也宜矣 樂府有男兒可憐

蟲詩 存齋詩話淮張氏據有浙西富饒地而好士

士凡不得志于前元者爭趨附之矣官豐祿富貴赫
然有爲北樂府譏之云毛羅瓣兒緊札梢頭戴方簷
帽穿領潤袖衫坐個四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
到了

禽而以蟲名

杜陽雜編云大中末舒州奏聚鳥成巢濶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鷹鷂水禽山鳥無不親狎如一又有鳥人面緣毛嘴爪悉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甘蟲時人畫圖鬻于市肆焉 酉陽雜俎云漢武時卑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爲籠數百頭狀如蠅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集官人衣輒蒙愛幸 李時珍曰鴟鵂乃候時之鳥五臺諸山甚多其狀如小鷄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自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

冬毛落如鳥鵲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故名曰寒號
蟲其屎名五靈脂 巧婦鳥卽鵲鵲亦名桃蟲見于
詩經周頌小毖章曰肇允彼桃蟲椽飛惟鳥 淮南
子云馬蟬蟲也而可以通氣則獸亦以蟲名矣螢名
丹鳥蚊名白鳥則蟲而又以禽名矣 纂要云鷹隼
類剛蟲搏擊冬候也

醫術之奇

切脉疏方審症用藥中有至理精于醫者能辨之至有症分之奇疾亦有法外之奇手非可以常情測常理拘也略舉數事焉南史曰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患背疽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長二十餘日癰大膿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爲痿損拾遺記云柳休祖善卜筮其妻病鼠瘻積年不差休祖卜得願之復按卦合得石姓人治之當獲鼠而愈也旣而鄉里有奴姓石

能治此病遂灸頭上三處覺佳俄有一鼠逕前而伏
呼犬咋之視鼠頭有三灸處遂差 放翁筆記祖母
楚國夫人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無效一日有老
道人狀貌甚古銅冠緋轡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
扇從後門過自言疾無輕重一灸便愈先君延入問
其術道人揆囊出少艾取一蕪灸之祖母方卧忽覺
腹間如火灼痛甚道人自言九十歲遂徑去追不可
及祖母時年六十復二十餘年年八十三乃終祖母
沒後又二十年從兒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于士人

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
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輒事言訖遽遁去過尋不
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爲灸屋柱十餘壯病脫然
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 段成式言有人善灸人
影治病 陶九成云都下一兒患頭痛不可忍有回
回醫官用刀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
動頃焉方死疼亦適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 成式
又言長樂坊安國寺有禪師世號吉州空者一弟子
允嵩患風常請于空空埋一杜鎖之僧癱輒愈 劉

敬叔云樂陽鄭鮮之字道子爲尚書左僕射女脚患
瘰癧就王僕醫僕陽請水澆之餘澆庭中枯衰樹樹
旣生女脚瘥 南齊書陳顯達于杜姥宅之戰雖破
賊而中流矢中其左眼拔箭而簇不出有黃村潘姥
者善禁先以釘釘柱爲禹步作氣釘卽時出顯達目
中鏃亦出 名勝志云洱河龍首關南石巖中間一
小竅深不可測患耳疾者以一海肥投竅中卽愈
唐末有楊樵夫者南安縣人採薪高田遇二仙奕子
之桃食其半半欲遺母中涂失之三日耳歸家二年

矣後神氣靈異能見垣一方王審知夫人病瘡往聘之以夫人不面眤用綫察之初繫于木曰木也復繫于犬曰犬也最後繫瘡灸立愈王大加爵賞辭不受
朝野僉載云貞觀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三月一日有從東來青衣者療之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紬襦遂邀爲重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爲主人作之乃持斧就舍求犁轆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枝葉蓋井之

所致也蓋醫術之奇卜術之奇陰陽地理術之奇均
見于此矣 水鑑仙人治百日兒瘧歌云瘧是邪風
寒熱攻直須術治免成空常山刻作人形像釘在孩
兒生氣宮如金生人金生在巳卽釘巳上木生人釘
亥上火生人釘寅上水土生人釘申上也常山乃截
瘧之藥 天中記韋敷遇釋子希道渡于縉生術能
推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敷鑑白曰貧道擇日拔之經
五六日僧鑑其半及生色若顰矣凡三鑑瘧不復變
座客折拔者僧口取時稍差拔後髭多帶綠

金玉銅錢能飛

南史林邑國有山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林邑志云從林邑至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山嵯峨如赤城照耀似火光其壑谷中亦有生金形如蟲豸其細者如蒼蠅大者若蜂蟬夜行輝耀光如螢火云 幽冥錄云海陵黃尋家先日貧困忽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誤落無數隨處皆拾得後富至數千萬擅名江北 稽神錄又言壽春人曹眞行野外忽見坡下有數千錢自遠而來飛聲如鈴眞

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掏之可得數十而已 續齊諧

記云漢宣帝嘗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鉸飾之每夜車轡上有金鳳凰飛去莫知其所至曉乃還守車人亦見之南郡黃君仲於北山羅鳥得一小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車轡上鳳凰常夜飛去曉則俱還今曉不還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凰子帝聞而疑之以置_{露盤}然飛去帝使人尋之直入光家至車轡上乃知信然帝

取其車每遊行輒乘之 綠雪亭雜言云西漢末年
災異頻仍金鐵之類有飛動者梅福以爲陰盛陽微
之徵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去 晉
書五行志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二頭飛入
漳河 葛仙翁別傳翁取十錢使人一一投井中翁
於井上以器呼錢錢從井中一一飛入翁器中 王
行甫耳談洪武乙卯南畿御庫錢忽飛出側立於民
間屋瓦上家家各以竹篾穿其孔或得一二十文又
一日廣積庫銀每錠重數百斤亦穿庫屋飛出莫知

所在久之有一書生夜行見田中光起異焉標識而
去明日掘土尺餘見白金一錠大不能舉歸召十八
人並力舉之上有廣積字衆遂以 上聞 上曰此
銀已失三塊此塊天賜儒生者也卽命賜之其同掘
者命給傭僱錢而已 宋史慶元二年吳縣金鷺鄉
銅錢百萬忽自飛 王虛舟曰銀積久蟲食之前糞
亦成銀又有飛去者稽神錄言桐城雙港風吹錢過
市方中履曰張雞隱集有飛鏹行言庚子歲穗城衆
見鏹數萬錠飛于空中從南而北有方將軍焚香拜

之飛下近簷兒童羣逐竟復飛去 劉同人景物畧
云涿州舊塔立桑乾河中名鎮河塔嘉靖中塔崩內
古錢飛空如蝶 閩書邵武仙遊縣陳可大字齊賢
父汝器家居積善貲產遜兄一夕飛錢滿戶可大登
政和進士

漢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鐵官冶鐵飛 陳後主禎明
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所
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

萬曆八年四月寧德縣米穀飛集白鶴巖 七脩類

稿云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聞有王姓民初富後
貧遺空倉數十間一夕聞風雨聲晨起視之則倉皆
穀實之矣而穀每粒有二微翼如糠粃然又表兄褚
庭佩曰予在山東日薄暮空中轟然有聲衆曰錢飛
矣明日詢之城隍廟後某家得數萬錢 稽神錄建
鄴庫子姓邢聚錢滿二千輒病或失去後聚錢埋地
中一夕聞有聲如蟲飛自地出穿窓戶而去發視埋
錢皆亡後得一自然石龜置庭中石榴樹下或曰此
寶物因收置筐篋中自爾稍充足致富 吳地記朱

明寺晉隆安二年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
弟同居弟妻言樹壞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
帛餘敍盡棄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雨悉吹
財帛還歸明宅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捨宅爲
寺然則凡財帛皆能飛豈獨金銀哉 郡伯張禹木
爲予言有一次人家積累至千金其中未嘗有非義
之取也然寒儒得此已爲過藏之于篋置一室中一
夕夢其室中一白雀自篋中飛出高颺而去謂家人
曰此銀將動搖俄而有索癡者以此物布置篋空乃

安錢物之分限如此貧夫逐逐何爲哉 又與一友人同瘞銀二十兩聞蓋之以磚數月後再行掘則已自開一路離原處數丈矣又一友人于園中種樹掘深丈餘遇藏銀一缸皆十兩一錠卽欣然取一錠買牲醴酬神切肉遂傷手血腫隣完此銀而愈後再往取一錠又遇无妄之事費謂其妻曰此或非吾銀更埋之看後來何如若仍存則吾銀也後半年啓視之則開成一路潛入大池之底不可踪跡銀之流動如此

風力

咸通錄云晉陶侃建旗南海有漁人每見海濱有光
因以白帨侃遣尋之俄見金像凌波而趨船側檢其
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乃送武昌
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之像所輿數人可舉在今
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後更加以事力輜車牽拽
僅得上船船覆卽沒侃遂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涉
門慧遠迎入廬岫了無艱阻像今在山東林寺重開
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

僧乃祈請山神賜吹令正不久果復有大風從北而
吹閣得還正如舊云 雁門野說云建康瓦棺寺閣
晉哀帝時造透迤精巧其高甲子江左年代寢遠而
南閣久已歛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淮
大風拔木是夜因風雨自正宋開寶八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尅復之際爲兵火所焚時已五百八十餘歲
矣明年有客自東海來言是夕雪中天上有光自西
南引一閣由東北去聞鐘梵鼓樂之音 雲笈七籤
云饒州開元觀舊在湖水之北去郭二里巨殿層樓

迴軒廣廈水閣虛亭松竹森秀一州勝賞之所其後
道流既少廊廡摧損惟上清閣大殿齋堂三門存焉
里中民庶多羣于觀地壇殿之外盡爲墟墓大中二
年郡中夜聞千萬人聲如風雷之響及明見開元殿
閣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所布
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不殊太守上聞請易其
名額以旌神異詔旨依舊爲開元觀只改上清閣爲
神運閣別命崇修觀殿鼎新記云所移之地途超二
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功事資聖感是也 祁州卽漢

之安國縣志云安國故城父老相傳古時疾風吹來

土城一座止于此遂名安國城 仁壽二年有一胡

人乘騾在道上行忽爲廻風所飄并一車升空直上

將千餘尺少頃墮地車騎皆碎焉 吉安府志勝云

廬陵城南龍興坡上負隍而面市卽東山之麓也有

隋仁壽時舍利塔唐天祐十四年一夕風霆大作塔

忽左旋因呼神運塔黃山谷有神運塔記因作詩云

十二觀音無正面誰令塔戶向東開定知四梵神通

力曾借六丁風雨催 水經注云始興曲江之間有

逃石

今在廣東縣

一名靈石高三十丈廣圍五百丈者舊

傳言本桂陽臨武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來見嘆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曰靈石 七修類稿云甘州城外有塔依城其名鎮風嘉靖間傳都以其窺內也徹之日多大風然則風亦可鎮耶 一統志云廣東新興縣有昭惠公廟唐武德初立舊在孤峯絕頂一夜風雨暴至廟亦下移

閩南安縣飛陽廟古在清南唐末天雨晦冥飛過溪北遂以爲號 歸田錄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

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勢傾西北人怪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後果然其用心之精如此國朝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世 水經注云沅水注于熊溪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故山以移爲名 馬氏日抄云明嘉靖庚午二月大風塵沙蔽天屋瓦皆飛有人騎驢過橋被風吹人驢墮水中皆溺死人不能救 居東錄云萬曆庚子夏四月二十三

日溜川縣大風雨雹城堞剝落二百餘丈磚石皆在
城上無漂城下者官民廬舍發揚一空有王氏屋三
間自西院移置東院門窓戶牖衣服筆記宛然如初
南街國氏巷屋脊上有桌一張平欹上面備簋布列
盃中酒滿不溢物色之乃近地人家筵客物也客因
風尚在某家未去此又風之力而又變幻不測者耳
猶園云廣東博羅縣城外一寺名曰飛來創立甚
雄不知其所繇也舒州貞俊禪師曾有密語謂此寺
飛來終當飛去耳忽一夕天呼地吼殿宇搖動遂爲

暴雷拔去蕩然無遺僅東南一角僧俱露立相顧莫
測果應禪師之讖 金史云金興定四年四月丁丑
大風吹河南府署飛百餘步尸案門鑰俱開文牘飄
散不知所在 元劉郁西使記云業滿城北有海鐵
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 遼史開泰七年節度
使勃魯里至鼻灑河遇微雨忽天地晦暝大風飄四
十二人飛旋空中良久墮數里外勃魯里幸免時一
壺酒在地竟不移 湧幢小品云溫州自夏徂秋嘗
觀雲以候風其雲或黑赤低重凝澄密而不散則居

民海賈咸以爲憂方未風蒸溽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有物驅之此邦謂之海動旣而暴風起其色如州其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甚驚畏者不敢屋居懼覆壓也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晴或雨者無慮百數此邦謂之風癡其始發于東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隨其後一晝夜或三數日以報之此邦謂之風報其勢尤惡熙寧九年大雲寺盧舍那閣成費錢千有餘萬其高廣闊偉甲于城中是年七月所謂風報者起

則此閣輒屢浮動寺僧皆大呼佛號風定視之則柱離于礎尺餘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萬人足擬哉

名賢外錄云海鹽天寧寺乃明僧梵琦所建共七級高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將偏壓琦禱之夜乃大雨風有居民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寺塔偏宜急往正之遲明塔正如初 項綴錄云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侄娶嫂地基僅一間其孤娶吞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首願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娶至曉人視之

不失尺寸此風不特有力而且有監察有威權矣

劉同人景物畧云豐潤縣村沙巖寺有塔故十三級

洪武中霧迷三日塔失所在今其址存南關外玉皇

閣石塔自元時塔六角角一石龍成化中南北角龍

乘雨飛去今缺焉大興縣故安村塔萬曆初大雷雨

過其下段存其上段著一里外土人呼半截塔也以

上三塔其雷雨與霧之力與其亦風之力與 鄭仲

夔云蘭谿邵中丞墓前石牌坊本西向歷百餘年後

忽一日雷雨交作坊移而東首此亦風力也 耶報

康熙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午時日麗中天皎潔異常
忽有大風黑氣自西而東莫知起止撼房拔木堆石
擁沙瓦葦等物飛揚蔽天兼有人從西山王姑寺等
處帶下前門大街墮下者有前三門大街集上之人
竟不知去向者遠近傳聞被空中所墮木石磚瓦擊
死者數十人乃從來未聞未見之事

鬼能進疏告狀

鬼之還寃者屢見于正史裨官若其直叩九闕聳于朝聽扣馬陳詞感動顯官則其顯然者爲可怪也

續博物志云漢光武二年解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工用二百萬錢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共計校定爲適秉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言高貴不尚節隴畝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文鄙辱天官臣不勝鬼

言讓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法三十里車駕皆減不
見乘等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
子兼爲差代完工以旌幽中之訟 拾遺記云漢景
帝時段孝直舉孝廉爲長安令孝直志性清慎美聲
遠聞有所乘駿馬一疋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
與帝連婚時時形勢每索此馬直答云亡考所乘不
忍捨之緯因密構孝直受賊收下獄不令人通直知
不免告妻曰我屈死汝各努力但將紙三百張筆十
管墨五挺安我墓中我自伸理家人收塋如言不經

五十餘日景帝大會羣臣孝直于殿前上表云天地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鑒有滯之人且臣早忝宦途頗彰清慎尋以論迂劇邑稍免瑕疵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枉寃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于陛下罔以免此幽沉并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一條奏別狀以聞帝覽奏訖忽然不見孝直遂收梁緯付獄勘詰事事不虛勅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

紹興郡志云馬臻于永

和中爲會稽守創築鏡湖蓄水溉田多淹冢宅有干
餘人飛章告璩璩遂被刑于市及遣使按覆總不見

人據籍皆是死亡者 南史南平繆士通爲江安

卽今

公令卒于官璩法崇時爲江陵令在廳事忽見士通

來謂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士通曰鄉縣人

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小兒窮敝不自存故自

訴法崇因命口授爲辭已忽不見拘宋雅至一問卽

承因狼狽輸還 志怪錄云正統間徐武功治水漲

秋有一鐵匠役罷歸過獄王廟側遇一故鐵匠悟其

已死唾罵之鬼大怒與之相撲忽公前驅至鬼挽之
同匿河濱牢不可脫曰吾何敢見徐相公但可見三
司官耳已而三司官至匠大呼鬼隨出匠兩手作虛
抱勢曰鬼在此鬼作聲云此人負我錢三百六十文
今必還我問匠果有之乃謂之曰鐵匠既負汝錢吾
追還汝可放之鬼卽應聲而滅匠焚鏹以酬已而平
安 涉異志云正德戊寅御史沈子公視屯田于江
未至全椒五里縣人迎訴者甚衆沈默數而目識之
旣而失其一人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末一人蓬首跣

足敝衣乃道中失夫者沈問何處人答曰全椒人名
小羊曰訴何事曰有冤曰有詞乎曰無有沈叱使出
忽不見急索之不得然獨沈見而與之言左右皆無
所見沈大駭流汗嘔利交作縣官問疾沈語之故對
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爲弟所殺并及其子殆爲是耶
景字下爲小祥字旁爲羊也沈執其弟一訊卽服乃
知小羊卽景祥乳名也 懸榻篇云戊寅己卯間王
子房漢令高平有聲一村老有女爲鬼所據具狀控
縣子房輒差吏往攝曰必有以報不者責隸不得已

持符市香楮于其村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聲
曰若爲我來乎若行我且隨若吏喜過望于路叩問
輒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子房曰
被犯安在隸曰偕至矣遂漫呼空中又輒應于是子
房爲寘對責以無禮鬼曰某曾納聘三十金非敢亂
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見藏其家某所地安得言無遣
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子房知其狡飾怒責
之諭令改過鬼諾諾而去自是遂不復至古未有訟
鬼者而又勾之又輒得之村老之愚子房之嚴鬼之

奉法俱千古矣昌黎曰鬼無聲今之訊者非耶夫令
苟賢鬼猶可治何有治人耶

物有異飛

不飛之物而飛飛而不用翼

山海經薰水多耳鼠狀如鼠而兔首麋身音如猓犬
以其尾飛馬成山有天馬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
天池山有飛鼠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上巾山有
當扈狀如雉以其髯飛汲冢周書成王時渠搜國獻
鼬犬鼬犬者露犬也孫愐云鼬鼠能飛食虎豹鼬犬
與鼬鼠或卽一類與星槎覽勝云陞魯國有飛虎如
猶犬長毛灰色肉翅如蝙蝠飛亦不遠前足肉翅生
連後足 李時珍云蜺小如蚌黑色能候風雨以殼

飛蛤蜊亦然 臨海異物志云海燕魚長五寸陰雨

則飛起丈餘陸佃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龍引之而

飛納繫守之則免故繫名神守 陶弘景云鯉爲諸

魚之長形既可愛又能神變飛越江湖所以仙人琴

高乘之陳藏器云海鵠魚生東海形似鵠有肉翅能

飛上石嶺表異錄云鷄子魚嘴形如鵠肉翅無鱗色

類鮎魚尾尖而長有風濤卽乘風飛于海上陳藏器

又云文鰩魚卽飛魚生南海大者長尺許有翅與尾

齊羣飛海上海人候之當有大風

海鵠文鵠
當卽一物 吳都賦

云文鰐夜飛而觸網按西山經云觀水西注于流沙
多文鰐魚狀如鯉鳥翼魚身蒼文白首赤喙常以夜
飛從西海遊于東海其音如鸞鷄其味酸甘食之已
狂見則大穰又云止過之水內有飛魚食之不畏雷
郭璞贊曰飛魚如豚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音
酉陽雜俎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則凌雲息
歸潭底林邑記云飛魚身圓大者丈餘翅如胡蟬出
入羣飛遊翔翳翥沉則泳于海底一統志云陝西鄂
縣潒水出飛魚狀如鰕食之已痔卽山海經瀾水出

飛魚者也 本草飛蟹能飛徐雲林云鼈鳥以足上

申 拾遺記云軒轅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日遊

涸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涸流如塵沙足踐則

陷其淺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鼈皆能飛

翔仙人竄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竄先生遊

沙海七言頌云青藥灼燦千載舒百年暫死傳飛魚

涸沙中有石菜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 拾遺記云陰

泉在寒山之北圓水之中有黑蚌飛翔來去于五岳

之上昔黃帝時務成子遊寒山得黑蚌在高崖之上

故知黑蚌能飛此蚌千歲一生珠也 又云溟海之
北有勃鞞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
千歲憑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後亦依風泛黑河以
旋其國也 博物志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 風生
獸卽風狸如黃猿食蜘蛛拳曲如蜩風則飛行空中
西湖志餘云正德中西湖有魚黃而無鱗肉翅能
飛一日冥雨飛至洋壩頭而墜 物理小識云飛魚
尺許能掠水面而飛白角兒魚善窺飛魚之影伺其
所向先至其所開口待啖恒相追數十里名勝志云

廣州清江出石魚天陰有翼飛出 方輿記云陸川
縣石袍山有肉翅虎下山食人食訖飛還絕巖 邢
隴三郡記云後魏延興初文安人孫碩捕魚于五渠
水中有羣魚從西來共以柴塞之忽有人謂碩曰須
臾當得大魚恣可多求但勿殺也碩與其食惟覺出
氣水腥而衣衫多破及去碩送之以魚固辭不受去
後碩下網果得大魚如鯉碩以爲異物遂烹食之俄
然風雨晝昏聞飛鳥聲比風息雨霽有人乘船至云
前見羣魚無數飛入于海遂不復得魚因呼入海之

處爲飛魚口江西志晉吳淦爲魚塞于雲洲有大魚
化爲人云晚有大魚攻塞切勿殺淦許之須臾有大
魚至羣魚從之淦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暝魚
悉飛上樹間因號爲飛魚逕在九江城西二里徐
廣曰飛鵲飛鼠也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云
蠅鼯鼠也紫毛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山海經云
柴桑多飛蛇荀子云騰蛇無足而飛洞冥記云翕
韓國有飛鼯獸如鹿青色死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瀛涯勝覽云占城國有號屍教魚者乃婦人也其目

無體則頭飛入人家食小兒穢氣侵兒腹必死
頭返合體如故移其體則不合而死矣其夫匿不以
聞者罪及家屬

將威將度

獨異志云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
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
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
畢然後斬其首携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裴苾何力
西番酋種太宗授右驍衛將軍早立功隨太宗征遼
至白雀城爲賊所圍腰中賊稍瘡極重帝因傳令卽
拔賊賊得行稍者高突鶻鷄太宗捉付何力令自殺
何力曰大馬猶爲其主況人乎彼爲其主用力而刺

臣者勇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讐遂捨之必殺射我者
見伏威之神威不殺刺我者見何力之汪度爲將者
不可無此威尤不可無此度 談圃云儂智高反時
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爲帥
有婦人賣蔬于道一卒倍取青曳卒馬前斬之至廣
召諸將責陳曉以違節制斥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
斬之孫余坐上股栗自是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
賊焉

草木靈異

述異記云昔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旣塋冢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 寰宇記云宣帝時幽州刺史李宣尚范陽公主公主憶長安于易州築一城象長安故以爲名城中有棗樹花而不結皆向西南而引俗謂思鄉棗 本草拾遺云無風獨搖草生大秦國及嶺南五月五日采諸山野亦往往有之頭若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故曰獨搖陳藏器

日帶之令夫婦相愛李時珍曰菴活天麻鬼臼藤脚
四者皆名無風獨搖草而物不同也酉陽雜俎云雅
州有舞草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
相對人近之歌謳及抵掌則相對如舞按此卽虞美
人草耳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鷄
冠花葉兩相對唱虞美人曲皆應拍而舞他曲則否
蘇頌壠上記云東平王冢在東平傳言王思歸京
師其冢上樹皆西靡李時珍曰曼陀羅花卽風茄
兒相傳此花笑采釀酒則令人笑舞采釀酒則令人

舞予嘗試之飲須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
驗也 蕪湖壩上記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
直而不岐世以爲異而孔林無枳棘也 洎宅篇云
越州上虞縣曹孝女墓在江岸上有大木二株一榮
一枯榮者枝幹宛轉枯木外若抱父尸之狀 墨娥
漫錄云都省從都堂門外大槐樹謂之音聲樹欲除
拜僕射此槐必有聲如歌曲 名勝志云東鹿縣紅
草坡在縣南唐裨將張興之墓草也餘卉皆綠墓草
獨紅相傳爲忠血所化故然 西京雜記云終南山

多離合草似江離而紅綠是也又有丹青樹其葉一
青一赤長安謂之丹青樹搜異記曰元氏縣熊耳山
有丹青樹得而服之成仙其葉一青一黃 顧野王
志九華山有五釵松每枝五花五股其實可食文理
綜纈如羅縠衲子金地藏自西携來種惟塔寺前有
之其尤異者每一株枯則旁透一小株 萊州府志
勝云張三丰嘗遊勞山下居民蘓現每禮敬之邑中
舊無耐凍花三丰自海島中携取一株植現庭前雖
隆冬嚴雪葉色彌翠正月卽花落葩可愛歷今二百

餘年柯榦大小如初 建昌志勝云廣昌縣長上里
有松花上嘗有仙鶴來巢松上其樹開花如蓮 五
臺山有七寶珠樹高二丈許下爲一榦岐分七條上
復歸合爲一然後枝葉衍縱披覆四下 永新縣三
株樹在縣西八十里溶湖村唐顏魯公後裔居其地
古樹三株鼎立直上丈餘仍合爲一其下可坐十數
人歷七百餘年茂盛如故至宋有顏翊少孤兄弟數
人事繼母以孝著一門千口男女輯睦家人不見其
有喜怒 贛州志勝云宋德祐乙亥歲文天祥勤王

使趙時賞一軍取寧都未至邑西北六十里竹林偶
爾作書有所徵發泚筆竹葉上自後此林竹葉生有
墨暈 郡縣釋名云陝西神木縣本宋神木寨也縣
西二十五里楊家城內有神松三株枝柯相連故曰
神木 後山談叢云壽之安豐楚相孫叔敖所築也
至今賴之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
向 一統志鄆縣南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憇此覆其
履土中生淨土樹三月開花如桃花八月結實如小
栗殼中皆黃玉 金陵瑣事云五穀樹有二株一在

皇城內一在報恩寺不但結子如五穀亦有如魚蟹之形者乃三保太監西洋取來之物 又云刈空和

尚太原人也身長九尺言論侃侃自幼裕俗比長歷叅諸方卒住長干以老嘉靖戊午室前有萬年青草作實大如梅子色如珊瑚數滿百粒人頗異之和尚無病但寡飲噉朗然而化年百歲人謂草實蓋呈其歲之數化之祥也 老學庵筆記云白樂天有忠州

木蓮詩予遊臨邛白鶴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仲夏發花狀如芙蓉香亦酷似寺僧

云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 名賢錄云宋僧行滿

聶州南浦人聞法石霜來遊天台棲華頂峯智者院

知衆僧茶寮埋名人不能窺其際居房檻外有

一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寄生木必

孀孀垂枝時謂此樹作禮茶頭或不信者俟滿出

則垂餘紛披滿去則屹然亭立更無搖動雖隨衆食

少分而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一日忽語人曰

我當行矣令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焉坐化 畢

客揮犀云蒲田壺公山有栢木一株長數尺半化爲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見而異焉運至私第 祖庭

廣記云顏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 名勝志云西零都縣產異蓮其葉曰雙捲劍脊其花曰雙以丫髻三莖二十四葉其實曰覆鐘金鉞移之他處輒類常種俗傳零山創影所致 段成式云靖恭坊大興善寺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紫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汚人衣如油脂不可浣相國東門

鄭相常與丞相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爲和
尚伐此木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曰木我種爾二
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汝
自是無復汗寶曆末予見說已十五六年無汗素公
不出院轉法華三萬七千部夜常有貂子聽經齋時
烏雀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朵合歡有僧玄
幽題此院詩警句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
塵 式如手抄云汝南府陳州治東有仙愁祠棠樹
枝葉無存僅一老榦高可三丈餘其色如鍤紋理堅

密相傳一代帝王龍興必發新枝 高皇帝起兵之
年則頂上一枝新發真彰聖瑞云 集異記云京兆
田真兄弟三人分析財產貨皆均平堂前紫荆樹議
分爲三明日將鋸之其樹卽枯死真見之大驚謂諸
弟曰樹本同枝間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
因悲不自勝遂不復鋸樹樹應聲而活兄弟相感復
合財同住稱爲孝門 熙安縣有孤古度樹生其號
曰古度人無子于祠灸其孔則生男 纂要云太初
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得風聲木十枚實如柚實

風吹枝如玉聲有武事則如金革之響有文事則如
琴瑟之響上以枝賜大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枝
折里語曰年末半枝不汗此木乃五千年一濕萬歲
一枯縉雲之世生于阿閭之間 又云中書舍人周
惠疇之先隴有一樹儼如卓筆此樹方盛則出中書
一人少衰其人輒死人謂之文筆樹自其祖至惠疇
三世矣 又仙樹出祁連山行旅得之止飢渴一名
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之則甘鐵刀剖之則苦
木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

雌雄不相離

墨客揮犀云夔峽間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
常相離虞者必雙得之閉雌于籠中縱雄出食食飽
輒歸縱雌亦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嶺表錄
異云紅飛鼠有淡毛茸茸然恒肉翼淺黑色多雙伏
紅蕉間採捕者獲一則其一去南中婦人賣而佩
之以爲媚藥一名紅蝙蝠出隴州 郡志云南海郡
有水蟲名諾龍狀如蜥蜴微有龍狀有得者必雙俗
傳以雌雄俱置竹中以節間之少頃竹節自通 說

畧云往過眉州見釣于水濱者籃中皆大蝦蟇兩兩
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而爲兩旋即相負如初後在
西陽見鄧圃池岸亦有利負者數十對若予鄉德興
山旁人夜持火炬于溪溪中捕之名曰石撞乃巨川
鰲耳則奇而非偶 物理小識云鰲魚雌負雄乘風
而遊謂之鰲帆若得其雌其雄不去羅願曰鰲牡小
無目得此始行曰鰲媚 月令廣義云對蟹蟹味之
最佳者春夏在水秋冬穴泥掘之必得一雙名對蟹
大者如升小者如碟 一統志云廣西橫州甚多蛤

蚺化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兩相抱負自墮于
地人往捕之亦不知覺以手分劈雖死不開 神境
記榮陽郡南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翔夕輒
偶影 北戶錄云金龜子甲蟲也五六月生子草蔓
上大于榆莢細視真金帖龜子行必成雙其蟲死金
色隨滅如螢光 九華山志云山有碧鴉每雌雄相
逐性不肯羣形采如鴉翠博碧臆鳴聲甚清每歲翼
二鵲羽翼成則舊者飛去 湧幢小品云世宗中正

月望前三日有蟄數百萬大小相負自高郵蛤蜊壩

過人皆礙足不能行入興化界散漫無迹負行蟄爪
入膚理手劈之不能脫識者以爲木徵云 爾雅翼
曰鰕魚皮厚肉紫特異常魚斑文鮮明者雄也稍晦
昧者雌也以索貫雄置谿畔羣雌來齧曳之不捨掣
而取之常得十數頭 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
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封禪書東海致比目之魚司馬
相如賦禺禺魼魼郭璞曰比目魚狀如牛脾細鱗紫
色兩相合乃行 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鳬
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鸚爾雅曰南方有比

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鸛鷀而封禪書西海致
比翼之鳥 異物志云蝸生南海諸山雄雌常處不
相捨青金色人采得以法末之用塗錢以貨易下人
晝用夜歸此卽青蚨也或言母子而此則言雌雄
李時珍曰鴛鴦終日並游有宛在水中央之意古今
注云鴛鴦雌雄不相離人獲其一則一相思而死故
謂之匹鳥 郎君子生南海有雌雄狀似杏仁青碧
色日內含熱放醋中雌雄相逐逡巡皆合卽下卵如
栗狀難得之物 禽經云鴛鴦雌前雄後注云鴛鴦

鳩也。鷓鴣大如鴿，生關西，爲鳥憨急。二鳥雌飛則隨，雌止則止，雌常在前也。近日蘓杭間有一種俗名相思鳥，雌雄共籠，放一鳥出，稍飛翔林樾，不數刻仍歸籠畔而放入之，與子母鵲甚相類，然大不踰翡翠，不可以云鵲，又別一種也。遊宦餘談云：隊隊行如壁，鰥生有定偶，斯須不離，西南之緬甸諸國多有之。其婦不得于夫者，飼隊隊于枕空，中則夫婦情自洽，合土目把富彘之妻皆不吝金珠易之。

亭名

越絕書女陽亭者勾踐入臣于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于李鄉勾踐勝吳更名女陽陸廣徵吳地記云嘉興縣百里有語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于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此二亭者以越之君臣得名君產一女于入吳之路臣產一兒于入吳之路有是哉野史之以訛傳訛也說類云偶至嵎縣問嵎字之義一庠生云四山爲嵎如四矢四

馬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所出不知也考之縣誌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蘓州誌齊張稷爲剡令至嵯亭生子因名嵯字四山以此命字必有出也特讀書未到云越范蠡至語兒亭而生一子因以兒名其亭齊張稷至嵯縣亭而生一子因以亭名其兒天下事之偶有同者 予友曹木上云西施入吳到浙江岸卽無言于魚軒中間輿隸侍衛女奴輩相語習學其言至嘉興遠處忽發一言則直似吳語之輕倩者有一石碑勒西施開口處五字則語兒亭似是因西

施發言而名則兒字屬虛字水經注言其地有兒墮
地卽言故名語兒則兒字又爲實字然考之國語則
其地名禦兒非語兒也 嘉靖年間有本邑令鄒

魯題西典驛綽楔上爲莊亭古蹟四大字謂西施至
此而梳妝渡江也然樟亭乃武林江口驛名唐人題
樟亭驛詩最多見于各人集中不可以莊字代之也
天中記褚季野太傅先于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
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多未識公東出乘酤客船送
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嘗送

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
徬徨間牛屋中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僮父來寄亭
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僮父欲食甃
否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
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
請公更宰殺爲饌具于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
與之酌言色無異令送公至界此錢塘亭其卽唐之
樟亭否耶

地動日食

地動災異之大者卒然而起非可測度月食天行之
所犯具有成算非可轉移後漢書張衡于陽嘉元年
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徑圍八尺合蓋隆起形
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
道施闕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
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餘如有地
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
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而乃知

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由方起夫地震而術可推測如經緯星之軌跡可尋則亦何災異之有北史信都芳明算術有巧思聚渾天欹器地動銅壺刻漏候風諸巧事令算之皆無遺策隋臨孝恭嘗著地動儀經一卷按漢翼奉治齊詩好律曆陰陽之占嘗上封事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動

之效則似地震果可以推測知不獨張衡也 夢溪

筆談云慶曆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無
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何置鍾馗左手中
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荆王
王館于門下會太史言月當蝕于昏時李自云有術
可禳荆王試使爲之是夜月不果蝕王大神之卽日
表聞夫月蝕而可禳則天行自然之度爲無憑矣然
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似亦別有禳法焉但未之
傳耳淮南子曰晝虛辰而月暈缺許慎注云有軍事

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爲環缺其一面則月圍亦缺
于上淮南子又曰麒麟鬪而日月食日月之食旣致
之于物之鬪豈不可禡之以人之術耶論衡齊景公
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公以告晏子晏
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鈞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
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
自動又晏子春秋云晏子見常伯騫問曰昔吾見維
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騫子曰海水三年一周流波
相薄卽地爲之動則地動之可測又不獨漢之張衡

也 史記天官書鈎鈐房心之間有客星出及疎圻
者乃地動之祥又云辰星出房心間地動 又羣芳
譜云四月朔日值立夏地動人民不安立秋日屬火
老人不安地震牛羊死應來年正月 極後四星曰
勾星斗杓後三星曰維星前漢書維星散勾星信則
地動有星守三淵地動 三淵蓋五車
之三柱也 晉天官志曰
房北二小星曰鈎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關鍵天
心也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鈎鈐間有星及疎圻則地
動河清 又云鈎星直則地動星經鈎星在造父西

河中星移主地動又曰土星守鈞鈴主地動鈞鈴出房心間亦地動火星守心宿地動天紀九星在貫索東與貫索相連有索卽地動則二年

蛙鳴之異

南史沈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紀爲會稽太守晏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咒厭十餘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卽便喧聒東園友聞云元仁廟潛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駐輦之夕暑雨方霽羣蛙亂鳴閣閣不少休兩宮達旦不寐翊日近臣宣太后旨諭蛙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耶可往他處鳴毋復留此自是至今十餘年蛙

不再鳴越明年仁宗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于北藩
入繼大統時至大元年也 又江東信州故宋時取
土築城爲濠百畝渺然有江湖之意遂名南池中有
地可架屋數十楹州民居之有年矣歸附後滅徽來
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之交每苦羣蛙聒人然無術
以去之三十八代天師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
微以瓦片朱書篆使人投于池中曰羣蛙自此毋作
聲于是寂然至今無蛙鳴 羅湖野錄云成都府世
奇首座初于舒州龍門晏坐踰睡間羣蛙忽鳴誤聽

爲淨髮響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響板也奇
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禪師曰豈不見羅喉羅乎遽
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曰夢中
聞板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板響山岳一時齊由是
益參究洞臻玄奧夫元仁宗將有天下則太后之旨
卽可以禁絕蛙聲與天師道人之符無以異乃禪師
反借蛙聲以悟道又何與田汝成云周禮蝈氏焚牡
鞠以殺蛙黽其法未傳物理小識云以芝麻磨碎
順風撒去則蛙禁聲范蜀公東齋筆記云沈文通守

杭州禁民食蝦蟆終三年人不敢食而蝦蟆亦絕不生及文通代去禁弛而蝦蟆復生未知文通以何術禁之也 一統志云淨蛙池在安吉州西常樂寺昔肇法師厭蛙聲聒耳驅而去至今池中不生蝌蚪宋蘓寔治平間爲蜀繁令有異政嘗厭衛湖蛙鳴令人取一大者以硃點之飛曰毋再喧囂已果不鳴及湖涸羣蛙結聚成團啓視則硃點者居中羣蛙若擁翼焉蘓令悉放于江終其在湖蛙無一鳴者 長沙府善化縣嶽麓書院前有池夏無蛙聲相傳宋張栻讀

書于此厭蛙聲禁之乃息 南陽府新野東北有彈

子池世傳漢光武彈蛙于此至今有蛙不鳴 無爲

州西北有墨池宋米芾爲守時所穿初厭池中蛙聲

取瓦書押字投之自是無蛙鳴 江右饒州樂平縣

永善鄉披雲閣下有靜蛙池馬廷鸞讀書閣上苦蛙

夜鬧戲以楮爲三木曰再喧罪汝自後池無蛙聲間

產蛙皆白頸 富好禮游峨眉山黑水寺前

有八音池一名天樂池每盛夏池中有蛙人鼓掌則

一蛙先鳴羣蛙和之鏘然八音皆備將止則一蛙大

鳴如止樂然 湧幢小品云錢恭惠王鎮明州浚治
前清瀾池以禦火既而太守李彝庚復浚之以其土
益鎮明嶺之庫薄壯州治案山之勢池與州學泮池
春間蛙大鳴彝庚禁之不鳴鳴時必兆輪魁有驗
居士傳宗云張九成謁權濤禪師言下有省留蘓氏
館一夕如廁以栢櫛子語究之聞蛙鳴釋然竅入有
偈曰青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
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砂

爲將奢貪

古來論將不忌奢貪故但以不惜死責之武將而文官則責之以不愛錢耳說畧云郭子儀傳云每歲月俸毋慮二十四萬緡一緡爲百錢則當二千四百萬錢也若一緡爲千錢則十倍之矣又每入朝上命魚朝恩元載送爲主一宴至費錢十萬緡按唐自開元二十四年六月總定一品月俸料八千食料千八百雜用千二百防閣十五千通計二十四千二百然則一歲俸入錢當爲二十九萬四百僅二千九百緡餘

耳汾陽縱所兼十餘職皆極品安能百倍其數耶且
一晏之費爲十萬緡亦當爲萬餘金矣當是時天下
方遭亂戶口歲入有限必不能爾抑史誇言之也
獨異志云郭子儀月入俸錢三萬貫官供二千人熟
食馬料五百石 淡寶錄云郭子儀歲入官俸二十
四萬私錢不與焉 又按唐書大曆初代宗詔許宰
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
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晏郭子儀于子儀私
第內侍魚朝恩叅其會焉朝恩出錦三疋羅五十疋

綾一百疋爲子儀纓頭之費極歡而罷則前謂史人
誇言未必然矣 晝墁錄云唐建中貞元間藩鎮至
京師多于旗亭合樂郭汾陽纓頭綵率千匹教坊梨
園所勞各以千計 史懷云陳湯才畧絕世而貪之
一字是其胎病始終罪案爲奸臣藉口不出于此然
前斬郅支後料烏孫廷臣中固不能舍湯而別尋一
不貪者代之祭彤廉將也光武美其清約月賜錢百
萬如此爲將者亦何苦而貪漢法遘臣功賞極厚獨
儉于一湯使萬里功臣至爲人代筆自潤奸相庸主

之過也 蜀志劉琰爲車騎將軍然不預國政但領
兵數千隨諸葛丞相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奢靡
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袁
小修云晉伐吳之後羊祜以付王濬祜兄子暨曰濬
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吾欲濟其所欲
使可酬也卒以成功 史稱羊侃性豪奢善音律自
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
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婉腰圍
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

貼地啗得席上玉簪勅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
者並妙絕一時可謂豪侈極矣及侯景之變侃爲軍
師將軍區分防禦甚力景不能拔築長圍困之時景
得侃子鸞執以殉侃曰吾傾家報國猶恨不足况計
一子乎數日復將至侃引弓射之景感其忠不害侃
忽發病卒人皆喪氣景勢始大張後景大敗東走吳
爲侃子鵬所誅 周書李遷哲每率驍勇爲前鋒所
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
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諡曰壯武遷哲累

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
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
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子各有僮僕侍婢奄闔守之
遷哲每鳴笳道從往來其間經酒飲醺盡平生之樂
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被簿以審之然前此逐走向
五子王于白帝太祖令守信州留鎮白帝信州先無
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
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
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以厚自奉養之

人又能與士卒同其甘苦此所以爲名將也 北齊
書杜弼以諸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于高祖高祖
曰天下濁亂其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
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
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
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
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
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賊高
祖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

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拔矢舉刀按鞘以來道使爾
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礮戰慄汗流高祖然後諭之
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
覓膽諸勲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不
可同之尋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首謝曰愚癡無
知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 燕間錄云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
循王異姓真王俱享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殖產其罷
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 四友齋叢記王晉溪

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牆極堅且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銀二千餘兩持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安足問卽以賞汝後二指揮禦敵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又晉溪總二邊每一巡邊雖打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不數辭盡撤去散與從官衆頭目亦皆霑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效命 蘓談云韓永熙公雍作鎮兩廣

時峴蠻方熾公浹追之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
廣中界也公于此開都府聽治門列畫鼓數十面每
出入提之以爲節凡給事左右皆三品指使極一時
之富貴尊嚴擬于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
有厚贈軍前取資無算而士氣懾伏無敢有不盡力
者諸蠻因是遂解息不出然公得謗亦竟坐用後一
事以解政 先進遺風云羅文恭述楊文襄一清爲
相時有人餽美珠一斗公直受之嗣請邊將謁請留
侍左右詢邊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

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
常蓋以天下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卽比于一介
不取可也近楊太宰述徐文貞爲相時亦常捐千金
爲邊將紓禍意亦若此昔寇準出入將相終身不蓄
財產無聲伎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
則命補之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史
所爲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
都然耶余嘗尚論楊文簡公清儉郭令公減聲伎許
唐之將略者未可以是以爲低昂韓魏公有玉璫司馬

溫公無茶具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足較優劣視其所存所視何如昔人云平仲儉矣葬吾則奢均爲齊良相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與其奢也寧儉 國老談苑曹瑑彬之子爲節度其母一日閱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瑑指而言曰先侍中歷履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按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太祖令得之皆古圖書無絲金寸錦之附